

缪木木

MiaoMuMu Works

著

当我们拥有各自不同的人生
那些因为年轻而放大的爱与痛
是否不曾后悔？

X

森林系作家 缪木木
最具童话气质小说

海岛间与世隔绝的清澈纯爱

当落山风 吹过海洋

When the wind
blows across
the ocean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我爱你 自然而然 像流水带走流水 风吹散在风中

当落山风 吹过海洋

When the wind
blows across
the ocean

繆木木

MiaoMuMu Works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落山风吹过海洋 / 缪木木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460-5

I. ①当… II. ①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8879 号

书 名	当落山风吹过海洋
作 者	缪木木
出版统筹	黄小初 周亚林
选题策划	郭伟彧
版式设计	孙 波
责任编辑	姚 丽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460-5
定 价	2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时光有序

01

有一年，我过得不好，种种不如意，种种惆怅，绝望与希望，不安与彷徨。也是那一年，我在微博里写，“开始写新小说了，趁着伤心……”

后来，心间的一朵微光，一点一点在文本间有了形状，仿佛吹沙填海，慢慢地堆叠、累积、沉淀，成一座梦里才有的岛屿。它四面环海，有着与世隔绝的宁静与忧伤。

我有多庆幸，世间还有写作这回事，让我可以有另一个世界，现实再逼仄，也总有一隅安放自己。

这个故事悠长而缓慢，只因当时内心的茫然与恍惚。

这个故事琉璃般清澈又易碎，所有的人都是沉默的，默片般的空白多过对白。

但这个故事又是干净的，细腻、晶莹，仿佛少年泪光。

我的写作，可以什么都不要，但必须干净。

02

前几天，在楼下散步的时候，遇见了一只小甲虫，恶作剧地将它翻过

来，然后走开了。铠甲再厚，心也该晒晒太阳。

我是一个有些沉默，甚至自闭的人，当这个世界上大多的人都趋光而行，而我却像是一只孤单的昆虫，隐藏在阴暗的蕨类深处。我想，我的心也该晒晒太阳了，告别那个灰色的自己。

我喜欢那些温柔透亮的小细节，小情绪，我像工蜂收集花粉一样收集它们，然后酿成这个枫糖般稠厚又剔透的故事，它有着琥珀般的光亮与质地，遥远又忧伤。

我写下这琥珀一样仓促美好的相遇，它让一滴眼泪有了故事，即便经历过榛榛莽莽的远古洪荒，依然动人。

03

湖底隧道开通了，可我却还是习惯走从前的那条路，可以经过蜀岗西峰、观音山、云栈、宋城、傍花村，在栈桥下的草坪上总能看见漂亮的新娘子……

五月的午夜，开车经过平山堂脚下，电台里正在放着一首温柔的情歌，忽然一阵风过，浓荫深处飘来一阵清冽的槐花雨，恍惚星星的碎屑。

初秋的黄昏，也是开车经过平山堂脚下，也是因着风过，忽然一阵细碎的红叶的飘过，给风标出流动的方向。

时光次序而过，总能给我们最心动的惊喜。陌生人，我不知道当你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是什么季节，可曾因为我写的故事而惊喜。

出版一本书，就像向大海中丢出一只许愿瓶。此刻，天空很蓝，我坐在阳台上，像是坐在深海底。

希望会有一个日落风静的午后，你在茫茫人海中遇见我。

我喜欢这样的我，行文宽厚，笔意绵长，对爱有着字斟句酌的体味。

当你读完它，我们是不是已经不那么陌生了？

时光有序，其去未知，希望这本书能让你心有所蔽。

04

因为一些原因，“新鲜旧情人”这个笔名不能够再用了，于是便有了繆木木。而繆木木，源于“繆林”，这是我女儿的名字。爸爸姓繆，妈妈姓林，所以她叫繆林。

许多人觉得，做为一个文字工作者的女儿，她的名字应该《诗经》般美好。可是他们却不知道，繆，古意缠绵，林，树木丛生，它让我想起了一首民歌，“入山看到藤缠树，出山看到树缠藤。藤生树死缠到死，树生藤死亦缠。”

这便是生死相依的爱情吧，她因爱而生。

繆木木也因爱而生。

让我们重新认识吧，从叫什么名字开始……

05

繆林，谨以此书，给未来的你。

我爱你，是人性最深处的温柔，与生俱来，就像火生而有光。

繆林氏……

因为从事与期刊相关的行业，我一直以为，一期一会是每一期都有一次相会。后来才知道，在日本茶道里，一期一会是说一辈子只相遇一次，希望我们的一次就是一辈子，历经时光，两相温暖。

给你，我内心深处的另一个世界。

目 录

时 光 有 序

1

第 一 章

朽 木

001

第 二 章

私 信

021

第 三 章

木 心

043

第 四 章

菲 薇

065

第 五 章

鹿 野

087

第六章

尽欢

109

第七章

眠去

131

第八章

知秋

153

第九章

故我

175

第十章

披离

197

第十一章

荒城

217

第十二章

弥生

239

1

Chapter

枳 木

小树没有说话，笑笑地走远了，同手同脚，跨着大步。
文森喜欢这样的女孩儿，甜白，婉腻，又有几分透明，含粉含光。

w h e n
t h e w i n d
b l o w
a c r o s s
t h e o c e a n

六月的雨，落出秋天的凉意，小书店也像秋天一样安静。

一个细瘦的女孩儿蜷坐在摇椅上，手边的漫画书已经翻到了最后一页，只能又折回去，再读一遍。她小心翼翼，文森的猫在她的膝盖上睡着了。

那是一只青灰色的俄罗斯蓝猫，有一对大而直立的尖耳朵。

一整个下午，她一直保持着同一个姿势，生怕会惊扰猫的午睡。

雨，下了又下，也只有在这样向海的小城，雨水才会如此殷勤，下得如此有耐心。

文森坐在墙角的地板上抽烟，烟缸搁在隆起的膝盖上。猫醒了，伸伸懒腰，从女孩儿的膝盖上蹦到文森的膝盖上，打翻了烟缸。

“它叫什么名字？”女孩儿指指文森膝盖上的猫问。

“它没有名字，我就叫它猫。”文森掐灭指间的烟，不好意思地笑笑，“如果不是下雨，我就到院子里去抽了。”

“猫，你好啊……”女孩儿继续逗猫。

“你叫什么名字？”文森问她。

“小树，木小树。”

“木小树？”文森在嘴巴里重复一下这个名字，仿佛是回味，这真是一个蜜饯一样甜美生津的名字。

雨声令人惆怅，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了一些过去的事，过去的人，以及猫的来历。

文森的父亲一个是伐木工人，记忆里，他总是戴着一顶帽檐磨破了

的棒球帽，坐在工具车的车顶抽烟、吹口琴、眯着眼睛看夕阳。

文森七岁那年，父亲伐来一段枋木，为他制作了一把精美的小提琴。也是那一年秋天，父亲在山上猎到一只鹿，又用鹿皮为他鞣制了一只蜜蜡色的小提琴盒。

父亲去世之后，文森在海边开了这间小书店，他喜欢这样的木屋，笨重的粗木桩，很像父亲守山的那一间。

“你现在还拉琴吗？”小树问。

“我好像没那个天分，所以那把琴后来不知丢去了哪里，倒是那只小提琴盒连同一些乐谱，一直堆在阁楼。后来有一天我忽然发现，有一只猫在里面安家了，我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它也一直没有走。”

“你从哪里来啊？”小树拍拍猫的脑袋。

“海上。”猫说。

的确是猫说，因为小树确定文森的嘴巴没有动，她吓得差点从摇椅上栽下来，“你的猫怎么会说话，它懂人类的语言？”

“是的，不过一直以来，它只对我说话，你是第二个和它对话的人类。”文森继续讲着猫的来历，“它说它是一只水手的猫，水手在港口的酒吧短暂停留，并且喝得酩酊大醉，把它落下了。”

小树还是觉得是自己幻听，她说：“你能让它再说一句话吗？”

可是猫只是喵了一声，跑上了阁楼。它应该是回小提琴盒里睡觉了。它总是这么贪睡，而且，它好像总是很哀伤，无比依恋那只鹿皮的小提琴盒。

雨，依然下个不停，檐角的吊钟花开出了一朵，院子里白色的复瓣木槿也开出了一朵，还有路边的高大的槐树和荷花玉兰也开满了花，细

碎的槐花簌簌地落下，恍惚是荷花玉兰的碎屑。

小树抱着几本漫画书走出小书店，文森点起一支烟，又掐灭，“女孩儿都讨厌烟味吧……明天，你还来吗？我让猫给你唱歌。”

小树没有说话，笑笑地走远了，同手同脚，跨着大步。

文森喜欢这样的女孩儿，甜白，婉腻，又有几分透明，含粉含光。

02/

第二天，小树并没有来，第三天，小树也没有来，第四天，第五天……就在文森等得快要绝望的时候，更绝望的事情发生了，他的猫不见了。

文森的酒吧靠近旧港的防风林，他穿了一件冲锋衣，握着登山杖出发了。他觉得猫应该是去了港口，因为每次有汽笛鸣响，猫都会哀伤地张望，它一定是在想念它从前的水手。

空荡荡的旧港并没有船舶靠岸，只有几个老人站在礁石上海钓，不远处，一个少年骑着摩托艇在海面上寂寞地打转。

文森又折回去，在小书店附近的动物园，他听见一声轻轻的“喵”，像一声叹息。他攀上墙头张望。

那边应该是鹿苑，他看见草地上，一个柠檬茶广告一样清新的少年，坐在一架人字梯上喂一只长颈鹿吃苹果，梯子下面，一个小小的女孩儿正一本正经地帮他扶着木梯。

文森看清，那个女孩儿便是小树。小树也看见他了，走过来，和他

说话，“这只长颈鹿患了脊椎病，不能低头，也不能抬头，只能这样喂它吃东西。”

“他是谁？”文森指指梯子上的男生。

“他是阿仑，林美仑，我的师兄，读农牧专业，最近在动物园见习。”

很腼腆的大男生，他朝文森挥挥手，想要从梯子上站起来，结果梯子突然倒了，他一头栽进了旁边的草料筐里，惊得长颈鹿兔子一样在草地上乱跑。

阿仑从草料筐里站起来，他又瘦又高，像是另一只长颈鹿。

“喵……”又是一声慵懒又委屈的猫的呜咽，文森扭头，看见猫就在不远处，用和他一样狼狈的姿势趴在墙头。

“你怎么会在这里？”小树疑惑地问。

“我来找它。”文森没好气地扭头问猫，“你怎么会在这里？”

“喵……我想念小树了。”猫似乎也知道害羞，喵呜了一声，窜到文森怀里，眼巴巴地看着小树。

“啊……天，你的猫又说话了，它说它想念我。”小树惊讶得张大嘴巴，掰着手指数，“我—想—念—小—树—了，它说了六个字。”

“嘘……”文森示意小树小声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的猫会说话，不然它会被送进实验室，被好奇的人类解剖。”

猫似乎也听懂了文森的话，瑟缩在他的怀里，眼睛哀怨地看向远方奔跑的长颈鹿，受了惊吓之后，它跑得停不下来，阿仑在后面追得气喘吁吁。

文森从动物园的矮墙上爬下来，拍一拍身上的灰尘，猫也学着他的样子，抖一抖身体。从动物园到小书店之前的那条林荫路，清寂幽长，

少有人经过，文森在前面走，猫远远地跟着，它最近胖了许多，走路连滚带爬，文森只能好几次停下来等它。

在一棵不知名的花树下，文森看见一对穿校服的小情侣相拥站在风里，小声而甜蜜地说着话。猫还没有过来，文森远远地站着，心里想着，不知道多年以后，这对小情侣会不会想起这个初夏的夜晚，想起来的时候，会不会也像他此时觉得这般美好。

猫突然步伐矫健起来，飞快地把文森甩在身后。原来，小树已经从动物园出来，等在路口，朝它招手。

文森激动得跑起了猫步。

03/

久雨初晴，阳光灿烂，可是却照不进小书店，靠窗的那面书架太高了，不过文森倒觉得没什么，能够看见阳光总在对面的树顶上，就已经感觉很温暖了。

他直手直脚地躺在小书店的地板上，猫蜷在他的肚皮上打着盹。

“你有没有喜欢过一个人？不对，你有没有喜欢过一只猫？”文森问自己肚皮上的猫。

猫不耐烦地说：“你不要问我有没有喜欢过一只猫，你是不是喜欢上一个人了？”

“是的。”文森承认，“我因为她喜欢我的猫而喜欢上了她。”

猫还是很不耐烦，“你喜欢她，那就喜欢她，干吗要扯上我，喜欢

我的女孩儿多了，你每个都要去喜欢吗？”

“那好吧，我喜欢她，是因为我在她的脸上，看到秋日的优雅。”文森找不到更合适的语汇来表达他对小树的感觉，可是他又沮丧。“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表白？”

“可别又让我说，你想念她，是你自己的事。”这只猫是有多不温柔，说话总是这么呛，还瓮声瓮气。

它又说：“连塔莎奶奶都讲，人生最后悔的事，莫过于活得不够勇敢。”

文森翻了一个身，趴在地板上，猫从他的肚皮上骨碌碌滚下来，又骨碌碌爬上他的背，继续睡觉。

“你好，欢迎光临。”小书店的门钟响起来，吓得猫又一次滚落在地板上。

文森看见有人推门进来，是小树。

她今天穿了一条花布裙子，旧松石蓝底，花朵绚丽。她看见文森盯着自己看，有些不好意思，“我是棉布控，我是碎花控，我是裙子控。”

“进来吧。”文森从地板上站起来，声音难掩惊喜与紧张，他问小树，“你想喝什么？”

“冰水就好。”小树刚坐下来，猫就迅速地攀上她的膝盖，继续睡觉。

文森端过来冰水递给小树，又取来一本漫画书给她，“推荐《守护星星的小狗》给你看，很温暖的日本漫画。”

“谢谢。”小树接过漫画的动作很轻，生怕会打扰膝盖上的猫，“抱着它看关于小狗的书，它会不会不高兴？”

“嘘……”文森将食指放在嘴边，慢慢退出去，“趁它睡着了看。”

文森也从书架上找来一本书，陪着小树看。翻到第13页的时候，他起身去把腌在盘子里的鱼翻了一个身；翻到第21页的时候，他起身给院子里的碗莲种子换水，惊喜地发现有一颗种子已经开始发芽了；翻到第221页的时候，他再次起身，又坐下，他不知道该怎么对小树表白，只能继续看书。

他看的是一本关于爱情的书，可是却不能给他答案，他觉得眼前的小树和书里描写的所有女孩都不一样。

手边的漫画书已经看完了，小树也像猫一样睡着了，文森站起来，把店里的冷气关小一点，想想还不放心，又给她轻轻盖上一件外套。

他点起一支烟，站在窗前，鸟落在有阳光的枝桠间唱歌，抬起头，从起伏的花叶间，看见风的样子。

04/

猫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小树还睡着。猫趴在她的膝盖上一动也不敢动，眼巴巴地望着她。它也害怕打扰她的梦。

她做了怎样一个甜蜜的梦，嘴角始终挂着笑，像一朵玫瑰开在了她的唇角。

文森给每一张桌子上的陶罐都换了水，一号桌插了一枝白色的复瓣木槿；二号桌插了一枝早开的吊钟花；三号桌，也就是小树坐的那张桌子，他插上一枝玫瑰。

他笑笑，真好，所有的笑容都两朵，所有的玫瑰都成双。

他插的这种玫瑰，又叫屏東月季，花开的时候，有一种梦幻的美。之所以叫屏東月季，是因为原产于中国台湾屏東。据说在屏東，可以一年365天花开不断。

小树醒来的时候，刚好又下过一场雨，海边的天气就是这样淘气。小树揉一揉眼睛，伸一伸懒腰，看见膝盖上的猫，正很认真地看着自己，她又狠狠地亲亲它。

小树又看见桌上粗朴的陶罐里鲜切的玫瑰，斜斜插着，在清淡的光线下泛着温柔的绒光。小树用鼻子嗅一嗅，猫也用鼻子嗅一嗅。这一睁眼就看到的画面，竟让人有些幸福得不知所措。

文森在院子里料理被雨水打得乱糟糟的花花朵朵、枝枝叶叶，空气潮湿而芳香，还有什么事情能比二十朵茉莉同时盛开更加美好？

“那就表白吧。”文森对自己说。

十七岁的时候，有一个女生送给文森一本诗集，他预备就从那本诗集里的其中一首诗说起，再说到作者和他的初恋，以及对初恋的表白，等一切铺垫好了，再说“我喜欢你”。

文森摘掉手套，将花铲和剪刀收进工具箱，可是当他走近门口的时候，他听见小树在对猫说话，温柔的声音，像鸽子的咕嘟，“你有没有喜欢过一个人？不对，你有没有喜欢过一只猫？”

猫不说话，茫然地看着她。

“我喜欢一个人，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说，他真的很笨。”猫没有与小树对话，可是她依然自言自语，“他是我喜欢的第一个人，而且我觉得，我以后也不会再喜欢上任何人了。”